

名家精品



情
趣
天
空

梦
寻
青
春



哈尔滨出版社

曲铁夫 刘喜峰 戴正光 编

②

情 趣 天 空

谈渔猎 [中]李霁野.....	3
谈海外钓鱼之乐 [中]林语堂.....	9
钓鱼 [英]伍尔夫	14
垂钓 [美]亨·梭罗	20
钓鱼——故乡随笔 [中]鲁彦	23
吃饼冠军乔·布朗 [加]里柯克	31
猎人笔记(节选) [俄]屠格涅夫	36
吸烟闲话 [中]钱歌川	43
谈抽烟 [中]朱自清	48
寻常茶话 [中]汪曾祺	51
喝茶 [中]周作人	57
白开水最好喝 [中]马南邨	61
谈酒 [中]周作人	65
秋鸟 [日]川端康成	69
珍珠鸟 [中]冯骥才	72
猎野猪 [德]荣格尔	75
女人与装饰 [中]茅盾	83
擦天儿 [中]朱自清	85
自然之韵律 [美]海明威	94
沙漠 [法]纪德	100
我与绘画的缘分 [英]丘吉尔	104

吆喝 [中]萧乾	110
夜谈 [中]方敬	115
悠闲 [英]弗农·李	121
庭园 [日]室生犀星	124
全家听音乐 [法]普鲁斯特	128
早起 [中]梁实秋	131
平生爱游览 [美]华盛顿·欧文	134
五味 [中]汪曾祺	138
观舞 [英]高尔斯华绥	143
夜晚的散步 [墨西哥]帕斯	146
囚绿记 [中]陆蠡	148
养金鱼 [中]周瘦鹃	152
牵牛花 [中]叶圣陶	157
艺术收藏的乐趣 [美]阿尔芒·哈默	160
蹢躅 [中]王了一	169
放风筝 [中]梁实秋	172
贝多芬百年祭 [英]肖伯纳	177
咬菜根 [中]朱湘	184
宴之趣 [中]郑振铎	187
塞纳河岸的早晨 [法]法朗士	193
从阿尔卑斯山归来 [法]都德	195
清雅食谱 [中]林清玄	198
再到湖上 [美]爱·布·怀特	202
蟋蟀 [中]司马中原	210
登勃朗峰 [美]马克·吐温	217

河川之畔 [日]井上靖	221
夏天的瓶供 [中]周瘦鹃	226
密西西比河风光 [法]夏多布里昂	229
论趣 [中]林语堂	232
谈鼠 [中]矛盾	236
凡尘清唱 [中]林清玄	241
初升之月的魅力 [美]彼得·斯坦哈特	247

青春寻梦

青春的天空 [日]池田大作	253
昨天和今天 [中]岑桑	255
论求知 [英]培根	258
似水流年 [泰]梦莉	261
人生第一朵花 [中]廉正祥	265
童心启示录 [中]谷一海	270
花烛之夜 [日]西条作十	281
结婚纪念照 [日]增田铃子	283
光阴似箭 [日]井上靖	286
论时机 [英]培根	292
蜉蝣 [美]富兰克林	294
永久的生命 [中]严文井	297
雏菊 [中]陈幸惠	299
西尔维 [法]内尔瓦尔	302

冬天里的青春 [日]池田大作	306
渐 [中]丰子恺	312
“今” [中]李大钊	316
给我三天视力 [美]海伦·凯勒	321
写给幸福 [中]席慕蓉	333
关于友情 [日]池田大作	339
两个好的教训 [德]亨利希·曼	343
青春 [中]苏雪林	349
回忆与怀念 [墨西哥]胡安·鲁尔福	359
呱……呱 [俄]屠格涅夫	363
你去问雨吧 [中]张秀亚	366
拣麦穗 [中]张洁	371
一缕丝 [中]郭枫	376
梦幻人生 [法]普鲁斯特	386
鼠笼 [法]罗曼·罗兰	389
两条路 [德]J·P·里克特	398
我的生日 [黎巴嫩]纪伯伦	401
水样的春愁 [中]郁达夫	407
亲切的往事 [墨西哥]马里亚诺·阿苏埃拉	414
鹰之歌 [中]丽尼	421
烦扰的心灵 [美]霍桑	425
天才梦 [中]张爱玲	431
青春的火焰 [中]秦牧	434
人生驾驶执照 [日]山口瞳	439
草莓 [波兰]伊瓦什凯维奇	443

伟大的渴望 [黎巴嫩]纪伯伦.....	446
今日 [美]马尔腾.....	448
给寻梦的孩子 [中]罗兰.....	451
获奖演说 [挪威]克努特·汉姆生.....	456
获奖演说 [美]威廉·福克纳.....	459
青果 [中]陈幸蕙.....	462
假如我再度十七岁 [美]杰西·斯图尔特.....	471
说春 [英]撒缪尔·约翰逊.....	477
异国秋思 [中]黄庐隐.....	482
我喜欢 [中]张晓风.....	486
桥上 [中]川岛.....	490
一朵午荷 [中]洛夫.....	493

情 趣 de 天 空

谈 渔 猎

[中] 李 霁 野

去年夏天译阿克撒科夫 (Sorghei Aksakoff) 的《我的家庭》(英译为 A Russian Gentleman) 在第五片断中遇到这样一段话:

“在一般的猎人看来,用网捉鹌鹑是并不高尚的;但是我实在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对这加以轻视!躺在大草原的芳香的草上,把网挂在面前高高的草杆上面听着鹌鹑在你旁边或离开你一些鸣叫;在乐管上模仿它们低声的甜蜜的音调;听着那激动的鸟回唱,看着它们从各方面向你跑来;或甚至飞

来；看着它们的奇怪的动作；对于自己策略的成功或失败，连自己也兴奋起来——这一切在有一个时期很使我快乐过，就是现在回想起来也不能漠然的。”

对于猎人，我是不敢高攀的；因为除了读英文常遇到的“和猎人一样饥饿”这句话，我大为羡慕他们的肚皮之外，我可以说和猎人毫没有什么缘分。虽然小的时节也曾看过人用鹰捉家雀，听人说过在荒原上追捕野兔的情形，但这离用网捉鹌鹑都还远得很，捉鹌鹑究竟是不是猎的正统派，我是茫然而无知的；但从这能得到很大的喜悦，“回想起来也不能漠然”，却深为我所了解。

芳香的大草原，在我的故乡是没有的；不过谈者可以幻想一座小小的山岗，上面生满各种的树，最多的是松柏，山脚下是一湾流水。仲夏，有着新月的夜，除了虫声和偶然的犬吠，四周是仿佛用手可以摸触的静寂。网是布在两丈以外的树荫下面的，人在较为阴暗的地面上躺卧着，枕的是高起的土块。有一种特别烧就的陶器，一吹就可以发出低微的凄凉音调，据说，每一吹时一定有鬼随声来到。不久林间有了响声了，使人头发都竖起来；但是鸟声远远的低鸣，听的人不仅安了心，也欢喜的坐起身来了。鸟声越来越近，鹌鹑近在网前了；陶器的乐声稍一高起，鹌鹑又一惊飞去了。这样反复着，直到有好多只鹌鹑进了网，怎样也挣不脱。

一想到鬼，骨髓里都浸透了恐惧；鹌鹑的入网和逃开，使心里一忧一喜的不定；在休息时仰望星空，周身都觉到说不出的愉快；一颗流星，一片浮云，也许引起玄妙的深思或测不透的抑郁；待到天一破晓，背着猎获的野味归去——你看

过了何等充实的一夜。

我有一位表兄就是捉鹌鹑的能手，他给我说过许多打猎的趣事。和猎人的鹰犬有过交涉的野兔，获得有时使他们毫无办法：鹰一抓住它的尾巴时，它就拼死命一直往前跑，直跑到鹰喘气无力，放开它去完事。有一次一只鹰竟因此累死了。但这样战场的宿将究竟有数。一般没有经验的新手总是一着鹰爪便回头，命运也立刻就决定了。

这些翻山越野的经验虽然我听了也欢喜，但是决然入伙的心意，记得仿佛是并没有的。听他吹那发出凄凉的音调的陶器，描述用网捉鹌鹑的情形，猎场又是我所熟悉的山岗，这种诱引却是我怎样也抵抗不了的，虽然那时候在我的故乡打猎被人认为是流浪子的行为。

我期待着夜晚，自己觉得非常机警，一定可以在朦胧夜色的隐蔽下，逃开长者们的监视的眼，和那位过着无忧无虑的流水般生活的表兄，享受有诗趣的一夜。我想一定是我的兴奋作了奸细：我离家不到 50 步时便被阻拦回去。“请你回去”一句话，实在比一堆教科书还令我厌恶；但是有什么法子呢，教科书既不能不让向头里硬塞，请回去也只有回去罢。

第二天表兄请我吃鹌鹑，头天晚上捉来的，我虽然称赞了番膀腿的鲜美好吃，但是我羡慕而至今未忘的却是我想象中那种捉鹌鹑的喜悦。现在我的这位猎人的表兄已经务农，过着勤苦有用的生活，对于捉鹌鹑之类的游戏大概早就没有兴趣了罢。阿克撒科夫的那一段话，在我读时，译时，和现在重抄时都给我很大的愉快，同时也引起我更深的惋惜，并不是偶然的了。

这位行云流水一般自由自在生活着的表兄，固然是我小时私心羡慕的人物；但因我们很是亲近，并没有什么引我惊异的神秘，有时候还可以拍拍肩头，说笑话。另外还有一位我私心羡慕的人物，却只有远远的惊看一番，对他很有些莫测高深了。他一天总有几次笑嘻嘻的从街那一头提着酒壶慢慢走到我家的门前，向来没有看他皱着眉头过。若是他不说什么话，那是因为他正吹口哨呢。

一年四季，他喝过酒总要下水去——水！这才是他的世界！我的那位表兄虽然很会游泳，能一跃跳进急流的大水里去，博得两岸人的喝彩，但是较之这一位，我以为还要逊色。并不是他能跃进更凶险的波涛，或泳过更宽的河，却是因为他能在水里露出半截身，从从容容的行走，仿佛我们在路上似的。这在我已经是一种大惊奇了，何况他还一手拿着树条编成的三角形的东西在水里左捣一下，右捣一下，时时用脚指头提起一条大鱼，我常常看到他这样捉了几条活跳跳的鱼，用柳条穿起来，唱着走回家去，以后读耶稣在水面上行走的故事也没有我这样惊喜佩服。那时我常想，能学到这套本领，真是无上的大喜悦；但是我总没有机会向他领教这秘诀，直到现在我是还不免觉得惋惜的。

但是私自尝试却有过一回。我的同辈多半都喜欢水，能够泳过小河，将头没在水里很久的人并不在少数。一次我看他们泳了很远，没有人再向后望的时候，自己偷偷脱了衣走下水去。在离岸不过五尺远，水深刚可及膝的地方，我一拍腿身子便随着向后一倒，满满的灌了一口水。我的要学水里行走的念头早已骇跑，偷偷再走到岸头时，对于那位私心佩

服的人物，更是越想越觉得神秘了。

他也是善于制造花炮的，这更是一般孩子喜悦的源泉，所以在“悦人”方面他也是一个值得感念的人。至于在水里行走着用脚捕鱼的事，我没有看见别人做过，或者这只是他用以“悦己”的妙法，没有传授给别人罢。现在他恐怕已经不在人世，我即使还想，也是无从领教的了。

还有一位常常引起我的惊异的人物，也是和水有关系的；不过他从来不下水，只是蹲坐在水旁罢了。去高等小学时总是要经过一个水塘，他常在对岸的树荫下，像一段枯树，一动也不动的向水里瞪着眼，我以为他是在那里等着看水鬼的。有时我们在这边说笑，他就向我们抿嘴，瞪眼，摇手，我们就静静的凝视，看可会有水鬼顺着他所拿的竹竿跑上来。有一次我们大惊喜看他猛的一举竿，以为是有鬼无疑了，——却原来竿头是一条活鱼！若是钓出一位水鬼来，我并不至于那样惊奇，因为那塘里曾经淹死过两个人，有鬼是谁都知道，谁都相信，谁都可以保证的；而且人人都说常蹲在那个塘岸上，汪老头一定有一天要没顶。人人都为他的生命担心，但是每当日暮他总一手提着酒壶，一手提着几条活鱼，笑嘻嘻的从街上走过，使人对固定不移的死也难免渐渐怀疑起来了。

听许多钓鱼的小故事，愉快地度过炎长的夏日，是他给我的恩惠，要自行尝试的心自然是有的，而且我也确乎到处可以垂钓的地方去过几回，可惜——不过我还是不说明的好，有许多读者一定要见笑的。我只和几位同情的朋友私下一说：用作鱼饵的蚯蚓蠕动着，是不是怪不好下手的呢？

我有一位高小和中学同学的朋友C君，上了两年大学之

后，突然决定回到故乡，不再出来了，我们当时很惊异。别后我们也不曾通过什么消息，以后从别人听说，他在乡间唯一的消遣便是在溪边垂钓，终日乐而不倦。我想他一定厌烦了都市的尘嚣，得以此中的佳趣了，因为在乡间过着简单的生活，他比以前要健康而且快乐。对于垂钓，我还是怀着好感，想有机会一试的。C！莫要笑我上面的自白，那是20年以前的事情了；那时候，你要记得，我们同是怕水鬼的好朋友，对于蚯蚓你也并不比我胆壮好多呵。我想念童年的故乡，愿我能有一天和你在溪边垂钓，同话旧日；我也愿倾听着你谈钓鱼经，像愉快的读着 Lzaac Waltn 一样。

谈海外钓鱼之乐

〔中〕林语堂

夏天来了，又使我想到了在海外钓鱼之乐。我每年夏天旅行，总先打听某地有某种钓鱼之便，早为安排。因此瑞士、奥、法诸国足迹所至，都有垂钓的回忆。维也纳的多瑙河畔，巴黎的色印外郊，湖山景色都随着垂纶钓影，收入眼帘，人生何事不钓鱼，在我是一种不可思议之谜。在台湾，因为种种因素，没有设备，所以也未成风气。淡水河中，游艇竟然绝迹，石门湖上，绿蓑青笠之男女无几，深以为憾。水上既无饭店，陌上行人甚稀，

令人百思不得其解。也许政府爱护老百姓，十分关怀，怕我们小民沉落水里去，那就不得而知了。然而白鹭云飞，柳堤倒影，这辜负春光秋色之罪，应该由谁去负责？或者暮天凉月之际，烟雾笼晴之时，流光易逝的一刹那，有谁拾取？或者良辰静夜，月明星稀，未能放舟中流，荡漾波心，游心物外，洗我胸中秽气，是谁之过？纵使高架铁路完成，而一路柳堤冷落，画舫绝迹，未免为河山减色。

使我最难忘的是阿根廷的巴利洛遮 (Bariloche) 湖。这是有名钓鲑鱼的好地方，地在高山，因为河山变易，这些鲑鱼，久已不能入海，名为 Landlocked Salmon 而与鲟鱼混种，称为 Slamentrout。在北美的鲟鱼平常只有一二磅，大者三五磅，此地却有一二十磅的鲟鱼，及二三十磅鲑鱼。艾森豪故总统，也曾来此下钓，这是我的向导告诉我的。巴利洛遮湖，位在阿根廷与智利交界。南美安狄斯大山脉至此之势已尽，所以这个地方，虽然重峦叠嶂，却是湖山胜地，车船络绎往来无阻。这一带都是钓鲑鱼的好地方，越界到了巴利洛遮湖，遂成天然仙景。湖上有 Llao—Llao 饭店，导游指南称为世界风景第一。Llao—Llao 坐落此山，正似一座出水芙蓉，前后左右，倚栏凭眺，碧空寥廓，万顷琉璃，大有鸿蒙未开气象。晨曦初拂，即见千峦争秀，光彩陆离。大概山不高而景奇，所以一望无际，层层叠叠的青峦秀峰与湖水的碧绿，阳光的红晕相辉映。又没有像瑞士缆车别墅之安插，快艇之浮动，冗杂其间，竟成与鹿豕游之鸿蒙世界。游客指南所称，果然名副其实。此地钓鱼，多用汽船慢行拖钓方法，名为 Trolling。船慢慢开行，钓丝拖在船后 100 余尺以外。钩用汤匙形，随波旋

转，闪烁引鱼注意，所以不需用饵。我与内人乘舟而往，渔竿插在舷上，鱼上钩时，自可见竿摇动。这样一路流光照碧，寒声隐地寻芳洲，船行过时惊起宿雁飞落芦深处。夕阳返照，乱红无数，仰天长啸，响彻云霄，不复知是天上，是人间。

海钓与湖钓不同。阿京之东约 150 哩，地名“银海”（Mardel plata）是阿国人避暑海滨胜地。去岸 10 哩的海中，因为富有水中食物，是产鱼最多的一带。我单一人，雇一条汽船，长二丈余，舟子问我怕浪不怕浪，我说不怕。就在烟雨蒙蒙之时出发，船中仅我跟舟子二人。海面也没有大波浪，但是舟子警告我，回来逆浪，不是玩的。到目的地停泊以后，我们两人开始垂钓。也不用钓竿，只是手拉一捆线而已，果然天从人愿，钩未到底，绳上扯动异常，一拉上来，就是一线三根钩上，有鱼上钩，或一条，或三条。这样随放随拉，大有应接不暇之势，连抽烟的工夫都没有。不到半小时，舱板上尽是锦鳞泼刺，已有 150 条以上的鱼，大半都是青鳉。我说回去吧。舟子扔一套雨衣雨帽，叫我蹲在船板底。由是马达开足，真是风急浪高，全船无一隐藏之地。这是我有生以来钓鱼最满意的一次。到岸上检得二篓有余，尽送堤上海鲜饭店。这是一家有名的海鲜饭店，名为 Spadavecchia，打电话叫我太太来共尝海味，并证明渔翁不尽是说谎话的人。而在此场中，也可看到阿根廷国人集团唱歌，那种天真欢乐的热闹，为他国所难见到的。

纽约北及长岛，南接新泽西州，钓鱼的风气甚盛，设备也好。长岛近郊，如 Creat Neck, Liule Neck, Port Washington，到处港中渔船无数，而 Port Washington，尤其是我过一